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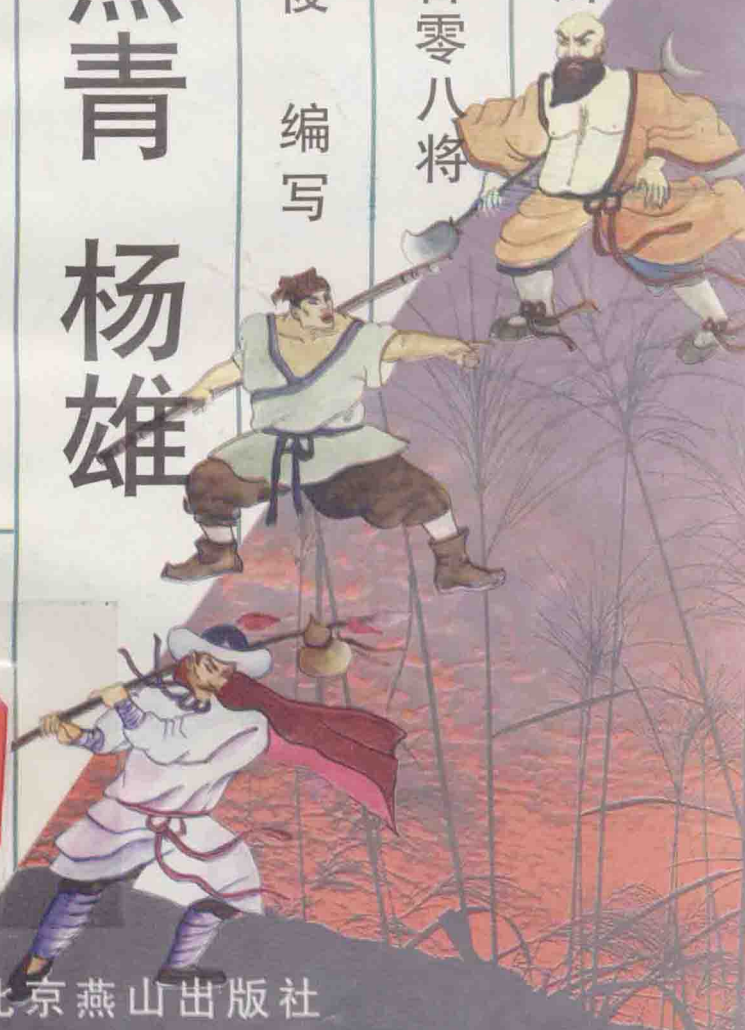
水浒

一百零八将

李俊 编写

燕青
杨雄

步军头领之五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⑮

步 军 头 领 之 五

李 俊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浪子 燕青

- 一、射箭救主人 (1)
- 二、智扑擎天柱 (12)
- 三、英雄显本色 (23)
- 四、喜遇许贯忠 (36)
- 五、征方腊立功 (42)
- 六、退隐归山林 (47)

病关索 杨雄

- 一、曲折上梁山 (49)
- 二、棍打王太守 (57)

拼命三郎 石秀

- 一、智杀裴如海 (64)
- 二、火烧祝家店 (76)
- 三、诈败做内应 (88)
- 四、跳楼劫法场 (93)

浪子 燕青

燕青，祖籍北京，自小父母双亡，被大名府员外卢俊义收养。从小识字练武，有一样本事无人能比：拿着一张川弩，只用三支短箭，郊外打猎，箭到物落，从不放空。在梁山泊 108 将中称作浪子燕青。

一、射箭救主人

话说梁山泊义军头领晁盖，在曾头市被史文恭的毒箭射死，宋江坐了山寨第一把交椅。因久闻北京大名府员外卢俊义，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双，就与吴用商议要把卢俊义骗上山来，逼他落草，共同抵御官兵。于是，吴用、李逵乔装打扮成算命卜卦的道士、道童，来到北京大名府，给卢俊义卜了一卦，又在卢家前厅的墙壁上题写藏头诗一首，隐含“卢俊义反”四字。卢俊义听信吴用之言，决定到东南方一千里外的山东泰安州避难。因北京到山东泰安，须经梁山泊边上过去，燕青苦苦劝说主人不要去，以免被梁山强盗撞上，遭遇麻烦。卢俊义却深信只有到泰安州避难，才能免去血光之灾，又深信自己棍棒无敌，视梁山义军如草芥。这次路过，如果碰上，就要抓几个，显一显威风。为此，还在行李车杖中

多带了一麻袋熟麻索，预备要捆绑梁山好汉。

卢俊义的妻子贾氏和管家李固也好言相劝，希望卢俊义改变主意，不要相信道士的胡言乱语。无奈卢俊义主意已定，决心如铁，定要到东南方一千里外山东泰安州避难。燕青见卢俊义执意要去，就说：“燕青我多年来全靠主人哺养，并学得枪棒功夫在身，不是我夸海口，跟主人一起去走这一趟，路上要是有人有盗贼冲出来，我也能对付他四五十个，主人就带我一起上路吧。”卢俊义却说是路上要顺带做些生意，必须要带管家李固一道走，而把燕青留在家中看守家园。

卢俊义带了李固并十多个随从车夫，十多辆马车，还带了十车山东货，起程向东南方行进，燕青依依送别。

卢俊义走后，十多天没有一点消息。燕青日夜为主人的安危焦虑不安。贾氏愁容满面，哀声叹气，又埋怨燕青当时不阻住主人冒险远行。燕青一面要安慰贾氏，一面又要看家护园，终日心神不定。燕青心想，那卜卦的道士必定是梁山泊派来煽动主人的。可惜，那天道士卜卦时，我不在家中；若在家中，对那道士盘问一番，也许就能问出个破绽来，倒教他害不得主人。

这天，燕青正在家中坐立不安，忽然，李固慌慌张张跌进门来。燕青见李固这副嘴脸，心里“格登”一沉，迎上去一把揪住李固问：“李固，主人怎么样了？”李固哭丧着脸，大喊：“不得了啦！”挣脱燕青的手一直向贾氏住的右厢房跑去。

燕青与李固一争一吵，早已惊动了贾氏。贾氏从右厢房里慌慌张张地走出来，身后两个丫环也跟了出来。贾氏迎着李固问：“李固，什么不得了啦？”李固仍然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与主人一道往东南方走，途经梁山泊，被梁山泊强盗将主人

和我都抓到山上。主人归顺宋江，坐了梁山泊第二把交椅。”

贾氏听李固这么一说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惊得站立不稳。李固连忙上前一步，扶住贾氏。贾氏甩开李固的手，勉强站立，对李固说：“我的丈夫是北京城首富。决不归顺梁山泊。李固你休要骗我。”李固说：“主人屋里前厅壁上写的四句诗是反诗，包藏‘卢俊义反’四个字，再也不要指望主人回来了。”燕青一听，大怒，一把将李固提得双脚离地，嘴里说：“走！我与你去看个究竟。如果不是反诗，我要你跌死在前厅。”拖着李固就往前厅走。贾氏在丫环的搀扶下，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。

一行人来到前厅。李固这时来了神气，指着壁上 28 个字说：“你们看，‘芦花荡里一扁舟’，包个‘卢’；‘俊杰哪能此地游’，包个‘俊’字；‘义士手提三尺剑’，包个‘义’字；‘反时须斩逆臣头’，包个‘反’字。这不是‘卢俊义反’吗？”

李固话音未落，贾氏犹如五雷轰顶，两眼一黑，昏倒在地。

李固平日里做管家，经常吩咐别人做这做那，这时候，两道贼眉一皱，想出个歪点子，就吩咐燕青快去请医生来给大娘看病，他自己留在家中看护贾氏。

燕青请了医生到家，却不见贾氏和李固身影。燕青忙向丫环询问。原来，燕青才走出去，贾氏就醒了过来。李固和丫环扶贾氏回到右厢房歇息。李固又支开丫环，独自与贾氏说了一回话，然后，李固带着贾氏坐了辆马车出了大门。丫环们不敢问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。

燕青听到这里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隐隐地有种预感：李固这家伙肯定会做出对主人不利的事情来。眼见得一场灾难就

要铺天盖地而来，燕青恨不得立刻将这场灾祸挡在门外，可是又找不见目标，有劲无处使，直急得如热窝上的蚂蚁团团转。

忽然，大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，一群公差冲进门里，个个持枪执棒，逼开燕青和丫环，一直向前厅涌去。燕青这才明白，李固和贾氏到大名府报了官。这时，车铃响到大门口，李固和贾氏并肩坐在车上，马车一直走进大门里来。李固殷勤搀扶贾氏下了马车，又跟在贾氏后面向前厅走。燕青满腔怒火，一把抓住李固肩膀上‘肩井穴’，摆出要摔他一跤的架势。李固却不慌不忙，伸出一只手轻轻推开燕青，一双贼眼一眯，口里奸笑一声：“嘿嘿，兄弟，我李固是大宋朝的百姓，贾夫人也是守法的良民，我们不会同梁山草寇同流合污的，所以报了官。你不服气吗？卢员外一向宠爱你，你尽可去找他嘛。”说完，就到前厅巴结公差去了。

燕青气得毛发倒竖，极想发作一番，见有许多公差在场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公差们抄录了反诗，又对李固吩咐，如果卢俊义回来，马上报官，李固连连点头答应。

公差走后，贾氏对燕青说：“小乙兄弟，我丈夫已在梁山泊落草为寇，我也不指望他回家了，家中也不需要这么多家人，你还是到别处找生活吧。”其实，燕青心里明白，这些话都是李固安排的，但是这些话由夫人口里说出来，也不好顶撞，毕竟夫人是燕青的主人，况且，事情明摆着，夫人已是一心要跟李固过日子了。自己如果留在家中，反被这对男女看作障碍，倒不如一走了之。当时，燕青就去收拾行李，却不料衣服什物一样也找不到，心想必是李固早已派人收缴去

了。

燕青从小得卢俊义收养，20年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，早已把卢俊义夫妇视为兄嫂父母。如今被李固小人所害，要扫地出门，无家可归，真是虎落平川，龙游浅水。思前想后，不觉悲从中来，鼻子发酸，流下泪水。他咬咬牙走出了卢家大门。

燕青只带得一张川弩几支弩箭，并不曾带得分文钱财，一些平日有交往的人，也都不敢接济燕青，有个别胆大的，悄悄塞些零碎银子给燕青说：“卢员外家的亲戚相识，都已被李固派人传话，不准收留你；如果谁敢收留，就以私通梁山告到官府。”燕青在北京城无处安身，只好出了城，在城外乡村里乞讨度日。

燕青挂念卢俊义，又担心卢俊义一旦回家，必遭擒获，因此，就经常注意东南方大路上的行人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月，忽然有一天早上，远远地有一个人走来，燕青一看，正是他的主人卢俊义。燕青眼睛一亮，向卢俊义跑去，却不敢高声呼叫。他迎着卢俊义跪下，把头磕到地上。卢俊义见这么一个头巾破碎、衣服肮脏的乞丐来拜他，吓了一跳，细看才认出竟是浪子燕青，就问：“小乙，你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？”燕青回头看看，离北京城只有一二里路程，就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二人绕过一道土墙，来到了一个破庙边上，燕青就把卢俊义离家以后家中发生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卢俊义。卢俊义却不相信，说：“我的娘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”说着就要进城，燕青拦住卢俊义说：“主人回去，必遭毒手。”卢俊义一甩衣袖，喝道：“我家五代居住北京，哪个不知！李固有几个脑袋，敢做这种事情！是

不是你自己做了坏事，反过来诬告别人？”燕青见不被理解，大哭起来，扯住卢俊义衣服不放。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，大踏步向北京城走去。

卢俊义回到家中，果然遭到毒手，当日就被大名府抓去，押上公厅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几次昏死过去。严刑逼供之下，卢俊义屈打成招，招认在梁山泊落草为寇。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命人用死囚枷将卢俊义钉了，关进死囚牢中。卢俊义这才明白燕青的话句句是实，后悔不该自投罗网。

却说燕青，自从那天被卢俊义一脚踢倒，眼看着卢俊义大步进城，就随后也进了北京城。在城里乞讨，一面关注着主人的消息。午后，燕青刚刚讨得半罐饭，就听得街头巷尾议论，说是卢员外私通梁山，已被官府捉住，打入死囚牢。燕青悲痛万分，泪如雨下，一串热泪落进饭罐里。他从小得到卢俊义收养，今见恩人身陷囹圄，有心想去营救，怎奈单枪匹马。他捧着半罐饭向牢狱走去，心想借送饭的名义，或许能够见得主人一面。刚走到牢门口，就见两院押牢节级兼行刑刽子手蔡福从里面走出来，因平日也相互认识的，就走上前去，叫声“节级大哥”，蔡福一愣，问道：“燕小乙哥，你来干什么？”燕青泪流满面，回答说：“可怜我的主人卢员外被李固陷害，吃了官司，我又没有钱买吃的给他，只讨得半罐饭，想要送给主人充饥，节级大哥给个方便吧。”蔡福一挥手说：“我知道这件事，你进去送饭好了。”燕青拜谢了，把饭直接送到牢里去。牢门口由一枝花蔡庆把守。这蔡庆也认得燕青，就让燕青把半罐饭从窗栅里递进去。卢俊义遍体鳞伤，主仆二人隔着铁栅，抱头痛哭。蔡庆不耐烦这哭声，又不忍拆开他俩，就走远了些。燕青见蔡庆走开，就附在卢俊

义耳边说：“主人放心，小乙即刻去梁山泊报信。”卢俊义止住了哭，对燕青说：“万万不可引梁山贼寇来劫牢，那是些大逆不道的。我眼下虽然受些苦，终究会水落石出，重见光明。”燕青迷惑，为主人的不开窍而惊异，还想说些开导的话，蔡庆走过来说：“时间到了，快快离开。”燕青依依不舍，口中说：“主人保重啊！主人保重啊！”转身离去。

燕青仍在城中乞讨度日。忽一日，在一酒楼行乞，听得几个食客议论，说卢俊义已免去死刑，充军到三千里外沙门岛，这一两天就要起程。燕青听到这个消息，悲喜交集：喜的是主人免去死刑，总算是幸中之万幸；悲的是沙门岛路途遥远，主人路上吃苦。正自思忖，忽又听得店小二高声招呼：“哟，是李大总管，楼上请坐。”燕青一听“李大总管”连忙躲进过廊边堆放杂物的角落里，心想看看这人是谁再说。从门板的缝里看去，只见李固昂着头，蹬、蹬、蹬走了上来，走到西边尽头靠窗的桌边坐下，然后向跑堂指指点点地说话。跑堂不住地点头，然后转身下楼。李固独自一人在那里饮茶，却不悠闲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就见跑堂引了两个公差装束的人上楼，一直带到李固身边，然后跑堂又下了楼。李固与两个公差相互施礼，然后坐下说话。燕青凝神静听，却听不到他们在讲些什么。开始，两个公差很傲慢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李固从怀里取出两锭大银，推到两个公人面前，又伸出一只手，叉开五指，举了一下，同时脸上又做出很认真的表情。两个公差脸色有些犹豫，李固又做央求状，说了许多话，又举起一只手，叉开五指，对公差翻了两翻。于是，两个公差中的一个脸上出现了笑容，对另一个说了几句话。两个公差把银锭揣入怀中，站起来，走下楼去。李

固站在那里，眯起三角眼，脸上浮起一丝得意的奸笑。

李固付过茶钱，走下楼去。燕青望着李固背影，真想扑上去，掐死李固。转念一想，还是搭救主人性命要紧。于是，随后也下了酒楼。走在大街上，在人丛中走了一段路，然后拐进一条小巷，转过几个弯，悄悄来到大名府留守司附近，观察动静。燕青要保护卢俊义，为什么不去牢狱而去了留守司？原来这案犯充军起程之前，先要从牢中提出，由审判长官对案犯宣读招状文案，也就是后来的判决书。因此，卢俊义充军必定是从留守司出发。街上，行人来来往往，好象很平安的样子。几家店铺热热闹闹，生意兴隆；几个货栈冷冷清清，行将关闭。燕青慢慢地转悠着，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叫化子。忽然，就见人丛中走来两个公差，正是酒楼上与李固密谋的两个。一直走进留守司里面去了。过了一杯茶的功夫，就见两个公差押着卢俊义从留守司里走出来。卢俊义瘸着脚，一步一摇，脖颈上戴着一副铁叶盘头枷，约有四五十斤重，更是不堪重负。两个公差肩背包袱雨伞，手里提着水火棍，紧跟在卢俊义身后，一直向东门走去。两个公差从肩上解下包袱雨伞一人一边，挂在卢俊义的铁枷两边，威逼卢俊义快走。原来这两个公差是董超、薛霸，一贯作恶多端。前几年在开封府做公，曾押解林冲去沧州，当时接受了高衙内的钱财，在路经野猪林时动手杀害林冲。想不到鲁智深从树上跳下来，差一点要了他们两个的性命。回到开封府后不久，被高太尉捏了个办事不力的罪名，刺配北京。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，看中了他们两个有点能力，就把他们留在留守司做公，今天又派他们监押卢俊义充军沙门岛。

董超、薛霸一路上催逼卢俊义快走，卢俊义稍有怠慢，就

用水火棍敲打。到了傍晚，离北京已有十四五里，又走一程，走进一个市镇，找了个客店住了进去。燕青身无分文，只好在附近逗留游荡，密切注意着客店里的动静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两个公差早早地押着卢俊义起程赶路。走不多久，天就下起绵绵秋雨，道路更加难行。卢俊义一步一踉跄，走得更加慢了。薛霸拿起水火棍，对卢俊义拦腰就是一棍，董超假意劝住，哄卢俊义快走。燕青远远地看见他们三个推推搡搡地走，只是不紧不慢地尾随而行。走出十多里路，一眼望去，前面出现一座松树林。燕青心里叫一声“不好，公差要在这里下手”，就疾忙走上一条小路叉道，飞跑起来，从侧面进了松树林，伏在树丛中等着他们三人到来。不一会儿，两个公差把卢俊义推着搡着走进林子里来了。他们把卢俊义押到树林深处，这时，卢俊义已经精疲力竭，对公差说：“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下吧。”说着就一屁股坐了下来，背脊正靠在一棵松树上。董超向薛霸使了个眼色，薛霸会意，对卢俊义说：“我们也不想走了，想在林子里睡一觉，只是怕你逃走，还是把你捆起来好了。”说着，就从腰上解下一根麻索，绕住卢俊义的腰，捆绑在树干上，又把卢俊义的两只脚也紧紧地绑起来。薛霸对董超说：“大哥，你到林子外面看看，如果有人来，你就大声咳嗽。”董超说：“下手利落一点。”就向林子外走去。薛霸举起水火棍，对卢俊义说：“你不要怪我们两个，是你家的主管李固要我们在路上干掉你。明年今日，就是你的周年忌日。”卢俊义听了这话，泪如雨下，低头等死。薛霸那棍正要打下去，一支弩箭从高处射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薛霸倒地身亡。董超在外面，听得里面声音不对，慌忙走进林子里来。一看薛霸四脚朝天，口里出血，

心窝露出一支三四寸长的小小箭杆，转身就逃。东北角的树上，燕青叫一声：“着了！”弩弦一响，利箭如流星击石，正中董超脖颈。董超双脚一跳，阴槽地府追随薛霸去了。

燕青从树上跳下来，拔出尖刀，替卢俊义割断麻索，抱住他大哭起来。卢俊义睁开眼睛认出是燕青，还以为是在梦中，待弄清是燕青救了他时，这才清醒过来，对燕青说：“你虽然救了我的性命，却杀死了两个公差，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，怎么办呢？”燕青说：“到了这个地步，只好上梁山泊了。”卢俊义棒伤发作，难以行走。燕青从公差身上搜出银子，带着弩弓，挎了一口腰刀，背起主人上了路。一口气走了十多里，燕青也走不动了，见一个小村镇，就走进去，找一家客店住下。卢俊义伤势很重，无法继续赶路，第二天只好在客店里养伤。

却说燕青外出，想打几只鸟来给主人补养身体，顺便采些草药来治棒伤。他拎着几只山雀、一把草药，正走在回村的路上，忽听得林里一片喊声，连忙躲进树林里张望，只见一百多个公差，手执刀枪棍棒，把卢俊义捆绑着，推上一辆马车，向西去了。燕青想去营救，身边又只有一张弩弓，几支弩箭，眼巴巴望着一伙公差簇拥着马车越走越远。

燕青走出树林，四面看了看，就朝梁山泊方向疾走。

走出十多里，有两个壮汉迎面走来，一个持棒，一个挎刀，正与燕青擦肩而过。燕青因身无分文，就想打劫这二人钱财，好去买饭充饥。他转身紧追一步，一拳打在后面那汉子背上，把那人打倒，接着又去打前面那汉子。却不料前面那人早已手起一棒，正打在燕青左腿上，把他打倒。那个挎刀的汉子从地上跳起来，一脚踏住燕青，举刀就砍。燕青大

叫一声：“我死不可惜，谁去报信救主人？”那汉子刀举在空中，问他：“你要报什么信？你的主人又是谁？”燕青说：“我要到梁山泊报信。我的主人是卢俊义。”那汉子扔下钢刀，把燕青扶起来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。我们是梁山派来打听卢俊义消息的。”原来这二人是梁山泊头领杨雄、石秀，正要到北京打探消息。杨雄、石秀听燕青说了卢俊义情况，决定石秀前往北京继续打听，杨雄带着燕青上梁山泊，向宋江汇报情况。

宋江听了燕青报告，立即布置营救卢俊义。一面派神行太保戴宗前去打探，一面就在山寨中调集人马，商议攻打大名府。很快又得到戴宗报告，说石秀劫法场，未能救出卢俊义，也被大名府擒住。

几天以后，正逢元宵佳节，北京城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众多梁山好汉潜入北京城，混杂在观灯人流中。燕青带着张顺，从水门里潜进城中，在僻静处埋伏起来。

二更鼓刚刚敲过，梁山好汉在城中放起火来。城外人马一见火光，发起攻城。解珍、解宝、刘唐、杨雄等在留守司前长街上截杀公差，邹渊、邹润、孔明、孔亮等撞开牢门，救出卢俊义、石秀。

燕青搜遍卢俊义家，不见李固身影，寻出后门，见一个人影拐过墙角逃去，正是李固。燕青紧紧追去。李固逃到河边，跳进一只小船，钻入舱里。燕青追到，领口上一把揪住，双手一提一送，把李固摔到岸上。

燕青射箭救主，又生擒李固，忠肝义胆，大智大勇，传为千古美谈。

二、智扑擎天柱

话说有一天，梁山泊东南路边山寨抓了一伙人，押往宋江大寨。宋江一看，这七八个人都是腰圆膀粗，高大魁梧的彪形大汉，带有七八个箱子，几捆哨棒。就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，一个为首的大汉回答说：“我们几个从凤翔府来，到泰安州烧香；过几天就是三月二十八天齐圣帝降诞之辰，我们要去台上舞棒，一连三天，热闹得很。今年还有个相扑高手，是太原人氏，姓任，名原，身長一丈，自号擎天柱。口出大言，说是‘相扑世间无对手，摔跤天下我为魁’。听说他两年来岱岳庙上摔跤，只赢不输，得了许多奖赏。今年又贴出传单，夸出海口，要摔倒天下好汉。我们就是为这个人来的，一是到岳庙烧香，二是为看看任原的本领，三是想偷学他几路棒法，希望大王放我们下山。”宋江听了，就吩咐手下，放了这伙人。并命令下去，凡有烧香拜佛的客人，不要留难。

这一伙凤翔客人刚刚下山，燕青就对宋江说：“我从小跟着卢员外学得一身相扑功夫，东湖上未逢敌手，今日有此机会，三月二十八很快就到，请允许我到那岱岳庙擂台上，与那任原比一个高低。如果输了，被他摔死，我毫无怨言；如果赢了，也给我们梁山泊争得荣誉。那天必然有一场好戏，请哥哥派人接应。”宋江上下打量着燕青，不放心地说：“兄弟，听说那任原生得身長一丈，好比铁塔金刚，有千斤之力，而你身材瘦小，怎么能扑得过他？”燕青自信地说：“不怕他身